

怀念梅芳

郑培凯

梅芳走了，让我感到十分难过。难过之余，又感到怅惘与说不尽的哀思。生命是如此脆弱，死亡是如此无情，一次又一次夺走了我的亲朋好友，收割我的哀痛。我坐在窗前，凝望眼前的海湾，思绪茫然混乱，冥想地球的另一边，在大西洋畔的新港，我所熟悉的美丽灵魂散入海天缥缈，飘逝在我们一起度过青春的耶鲁校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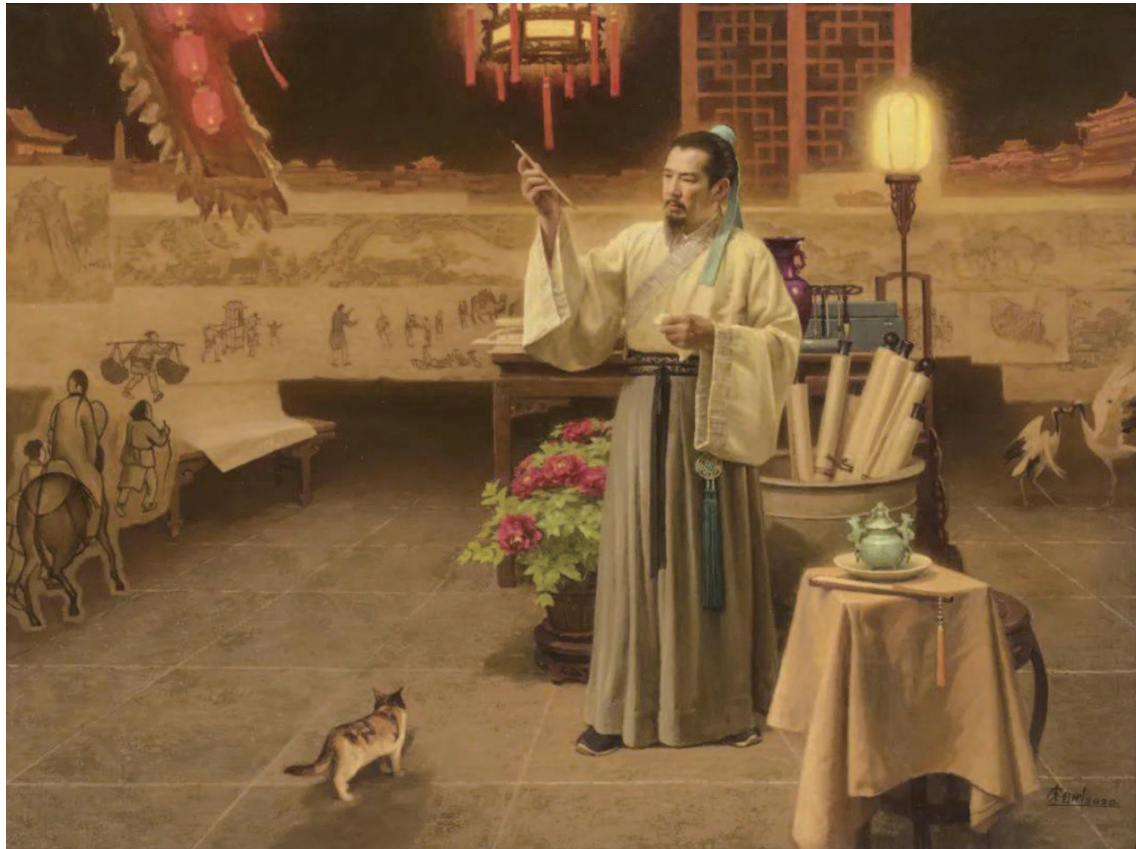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梅芳，算起来有四十七年了。我在耶鲁读博士的第二年，1973年暑假期间，听主管中文教学的诗人黄伯飞说，学校新请了一位中文教师郑文韬，也是个诗人，笔名郑愁予。啊，愁予，写诗的老友，我中学的时候就读他的诗，而且还在1966年邀请他到台湾大学参加我首创的校园诗歌朗诵会。印象最深的是，他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诗集《衣钵》，跟我谈起诗人都有关反抗精神，都是革命者，从此成了好友。过了几年，他到爱荷华大学参加聂华苓主持的国际写作班，又继续研读写作艺术硕士，久不通音讯了。没想到有海茫茫，还能在异国相聚，真是有缘。不久就到他在新港城北的新家去拜访，见到了他美丽大方的妻子余梅芳。

梅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容光焕发，充满活力，像一朵盛开的玫瑰，散发无限的热情与芳香。愁予喜欢把他住的地方 North Haven 称作北海文，有时又说是纽黑文、北黑文或北黑汉，我想他是在中文当中寻觅适当的感觉，要表达住处有一种北方的辽阔与苍寥吧？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从来不去管他感受的苍凉，经常到他家聊天聚会，安排保钓活动，更是去感受梅芳提供的乡情温暖。那时的耶鲁校园，中国留学生不多，总共也就六七十人，谈得来的也就那么七八个。愁予来了，他的新家就成了我们的聚会所，而最吸引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，当然是梅芳的烹饪手艺，她总是好整以暇，一边跟我们谈笑，一边就能大显身手，做出一桌最精致的家乡菜。而且菜弄天南地北，层出不穷，让我始终没弄清楚她最拿手的究竟是什么菜系，只觉得每一道菜都鲜美无比，从京酱肉丝到宫保鸡丁，从香菇火腿蒸鲈鱼到姜葱炒蟹羹，从百叶结烧肉到干煸四季豆，从八宝鸭到葱烧海参，从红烧豆腐到清炒白菜，没有不好吃的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梅芳一高兴，还会唱歌给我们听。我不知道她是否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但是她的歌声绝对是专业歌唱中的佼佼者。她一般唱的是民族声乐歌曲，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民歌，我们听过她唱《康定情歌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掀起了你的盖头来》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
微信二维码



选自中国美术馆「中原风·黄河魂——河南省美术作品展」
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（国画）李自刚

我去八公山，已是冷冽冽的冬风一个劲地吹，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已褪去了其繁华与葱茏，只剩下一个个赤身之树体，沙场点兵也似，一列列枕戈待旦，一排排列出方阵，严阵以待着什么。八公山上的草木还在待什么呢？武之风势或许依然在，气场却已转文气之云蒸霞蔚了。埋在古长安下的赳赳武夫，已经转为兵马俑，八公山上的草木之兵，也已换了人间，摇身变为人文景观。

我一直以为，八公山是崇山峻岭的巍峨之山。这里曾是古战场，著名的淝水之战，便在这里。公元383年5月，前秦苻坚征集80万兵，号称雄兵百万，气势汹汹，掩杀而来，东晋但用谢石，在此山上排兵布阵，以八万之士对阵八十万之兵，以一当十，竟把苻坚打得落花横流在淮河水。这是谢石布八万兵展示的威严吗？也是八公山上草木呈现出凛然壮气，让苻坚不寒而栗，“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，见部阵齐整，将士精锐；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，顾谓融曰：‘此亦劲敌也，何谓少乎？’恍然有惧色。”苻坚留下了一个草木皆兵的笑话，消失于历史的滚滚尘烟里。

由八公山上壮烈的历史，我曾经想当然以为八公山是一座雄壮之山，其实不是，绵延起伏两百平方公里的八公山，只是江南丘陵的排列与集合，四十余座丘陵铺陈与叠加，其最高峰不过二百四十多米。我老家属于红丘陵地带，其山其峰，有更高于八公山者多多。我没想到，古徽州之淮南，也是江南山水色。我也真没想到，这里居然会是楚国之都。说起楚文化，我错误的历史知识，以为专指巴山楚水，以为专指湖北湖南这一片山水，原来在淮南，更是楚文化的中心。

八公山上草木皆文

刘诚龙

来得八公山，我感觉亲切，便是肠与胃，也无违和，仿佛泡进了老家的鼎锅汤水中，这里也吃辣，诸菜都放青红辣椒，一碗牛肉加牛血，便是我故里的一碗新化三和汤，略有不同，其汤其水里，放的是胡椒，而我老家放的是山胡椒，山胡椒是麻辣，山胡椒是鲜辣，一样的辣味养胃。

说起饮食，八公山上著名于全国与全世界的，是豆腐。在这里，我吃遍了豆腐百味，煎豆腐也是两面黄，水豆腐是一色白，而其花样之多，品色之盛，没有什么地方，能胜八公山者，豆腐皮能吃猪皮韵味；油炸豆腐形色如糯米粑；而其水饺豆腐，色香味形，兼具南北风味，北方水饺，皮是面粉，淮南水饺，皮是豆腐，让你感觉豆腐可以有无限想象，可以蕴含无穷韵味。

八公山上的豆腐，可以让人视通万里，思接千载，相传这里是豆腐发明地与发源地。淮南王刘安，是汉高祖刘邦之孙，与皇室子孙争权夺利大不同，刘安偃武修文，广召天下文人学士，来八公山上修道著文，鼎盛时节，小小的寿州古城，集聚三千名士，其中著名的有八人——左吴、李尚、苏飞、田由、毛被、雷被、伍被、晋昌，号称八公，他

们在这里著书立说，在这里采风修炼，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淮南小山，改了名换了姓，成了历史文化名山，八公山。

王安石有诗：淮山但有八公名，鸿宝烧金竟不成。炼金竟不成，炼豆腐成了。八公山，山不高峻，而水清冽，是哪一位睿智之士，将一粒粒黄豆，经了无数实验，而变成了一块块豆腐呢？或者，我们现代科技，可以使一种食物变成众议难定的转基因，而千年以前，古人智慧深不可测，把小小黄豆变化万端，变成了众口齐赞的活豆腐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，饱了万民肚腹，淮南王的炼丹豆腐，饱了百姓口福。说什么皇权富贵，说来多是杀生，何足道哉？当说是水稻、豆腐、芸芸众生当颂其养百姓之生。我来到八公山，我想忘却的是鼓角争鸣，我想颂扬的是养民之生。据说，这里发现的淮南虫化石，已有八亿多年历史，将达尔文认定的生命起源前推了两亿年，让八公山成为了“蓝色生命的起源地”。在生命起源地研究养生豆腐，得其所哉，得其道哉。

人说刘安养士八公山，为的是争权夺利，拟将篡皇夺权。吾友梅雨墨对此大不以为然，他在《怅憾八公山》大作

上，一开始列了二十二道，后来又有所改动增加，就在菜单上划来划去，最后一共做了三十三道菜。我兼任上菜员与收碟工，叶秀山与另一位哲学家涂季亮则负责厨房的清理，井然有序，出菜的质量与效率当然达到了米其林水平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品尝梅芳的佳肴美味，记忆犹新，时常让我揣想西园雅集的盛况。

我来到香港后，二十年之间，多次邀请愁予来演讲、朗诵、为城市文学节评奖，还为他举办过几次文化沙龙。梅芳总是一道前来相聚，不过也总是抱怨身体多恙，各种慢性疾病不肯饶她，恐怕天不假年，以后就看不到我们了。我也总是安慰她说，你这话四十年前就跟我说的，四十年都过去了，你看，不还是好好的？老话说，久病成良医，多病能长寿，病恹恹的人经常都长寿的。她就叹口气，说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再来香港。四五年前我请愁予到城市文化沙龙讲诗，还安排了他朗诵《梦土上》的诗篇。他带了一瓷坛两斤装的特级金门高粱，在台上说，诗人饮酒作诗，朗诵也得喝，喝得畅快就朗诵得痛快。于是，他边喝边讲，到后来已经喝了半坛，有几分醉意了，让我想到《世说新语》中的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”，真是愁予的本色。我看到梅芳坐在台下，无可奈何地笑着，大概不以为然。沙龙结束后，我在餐厅安排了安静的包间，老友难得相聚，谈笑风生，说起欢乐的往事，梅芳突然说，我今天很高兴，要唱歌给大家听。我们大吃一惊，连愁予都是一愣，先是疑惑是否一句玩笑，看她是认真的，都欣喜欲狂，像小孩在幼儿园里听说老师要发糖果，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。愁予说他已经三十多年没听梅芳唱歌了！她开口唱了，歌声还是那么动听，像遥远天边飘过来的一片云，优雅爽朗，千回百转，好像岁月悠悠，经过了三四十年，梦回莺啭，尽在天地之间回荡。她唱完了，我们热烈鼓掌，梅芳报以满意的微笑，然后就哽咽了，说，我已经有几十年没唱歌了，今天跟大家在一起，真的是高兴。愁予在旁边说，我也是几十年没听梅芳唱歌了，唱得真好听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梅芳唱歌，也是愁予几十年来第一次重新听到美妙的歌声。梅芳走了，我们再也听不到美丽灵魂的咏唱了。

闲云落晖，黄菊青梧，追念故人，正是老哥哥程靖宇，高瘦身子，清秀脸容，一副金边黑框眼镜，半抹冷笑，傲气毕现，跟徐訏相仿佛。他一听，嘿嘿笑“大抵是吧！”

认识老哥哥，源自翁同龢后代翁灵文（老翁）之介。六十年代末，一趟文人集会上，初出茅庐的我，亟欲得识名家。翁伯伯拉住我手，走向一个中年人跟前：“来来来！我给你介绍，这位便是鼎鼎有名的今圣叹先生！”金圣叹，不早翻辫子了？弄清楚，才知此“今”不同彼“金”，乃湖南衡阳人士，笔名今圣叹，曾在《新生晚报》撰述《儒林清话》，署名丁世五。书话家黄俊东（克亮）这样说：“大约是六十年代初，偶然读到《新生晚报》副刊的专栏《儒林清话》，署名丁世五，从文章中得知所谈人物，均为他大学时所目睹。欣赏不已，加以剪存。”我方十余岁，虽有拜读，不甚了了。见面寒暄几句，分席而坐。

七四年我自东京归，投闲在家，克亮怜我，拉我进欧美出版社，专业发行外国杂志、袋装小说，老板俞志刚是我同乡，乡亲之谊，支我月薪六百大元以解困厄。俞老板的挚友戴天为夏志清教授好朋友，某日闲谈，戴天提议弄家出版社，出版香港作家作品，添些文化气派。俞老板举手赞成，便拉拢翁灵文、黄俊东组社。戴天当社长，不理事，翁灵文和黄俊东分任编辑，我做小编，实际上就是校对、送货。由于翁、黄二君都有本身工作，出版事宜只能挑在星期六商议，大家决定以“文化、生活”为社名，盖以文化承自生活也。之后陆续出版了不少好书，计有董桥的《双城杂笔》、张爱玲的《张看》、余光中自选文集》和林燕妮的《小屋集》等数十种。

俊东向往丁世五的《儒林清话》，把剪存辑成专集，置于案头，闲时翻阅，越看越有兴趣，便欲出版，嘉惠后学。他知“百搭”老翁认识丁世五，就托他去说项，一说便成，就成了《新文学家回想录》。原来董桥也情迷丁世五，在《谈胡适》一书里，这样写道：“胡先生还有一位北大学生程靖宇住香港，替胡先生在香港买书寄书，申请香港大学教职请胡先生替他写推荐信。程先生笔名今圣叹，在《香港时报》的专栏我最爱读，游戏笔墨，才情毕露。”推崇备至。可董桥有点误会了，程靖宇并非胡适学生，只是一个旁听生。初见胡适，这样回忆（节录）：“我们经常骑了‘自行车儿’，去北京大学听那些名教授的讲课。这件事情始于同乡亲友中，有一位陈君，由湖南到北平，考入了北京大学文学院。陈君告诉我‘你一定要在礼拜五下午，到二院礼堂去听胡适之的课——白话文学史’。”五零年老哥哥来港，翌年人崇基书院教授历史，闲时便负起为胡适买书寄书的义务，鱼雁互通。

认识程靖宇后，很少往还。七五年秋日，在北京酒楼《大成》雅集上相遇，还认得我，一老一小，聊起来。我在《大成》连载的《中日电影发展史》，老哥哥看得竖起拇指称赞：“了不起，小老弟，你费了不少心血吧？”我据实以告是留日时在神保町买得三册《日本映画史》袋装书，辅以程季华先生的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，再添翁灵文手边资料汇之而成，不算啥回事！他哈哈笑：“这也得花一番工夫呀！”承蒙程前辈不弃，夸赞有加，心花怒放，好感频生，随口道：“老哥哥，改天喝咖啡吧！”他点头不住说好：“那这样，明天两点钟，中环兰香室见。”次日我准时到，上了二楼，老哥哥赫然在座，独据一卡位，面前一杯热腾腾咖啡，冒着烟，左手忙在稿纸上挥笔，见我，没停下，左手一指：“小老弟，即管叫东西喝，我还有一段要赶。”我也勿客气，点了咖啡，看他写稿，速度不慢，惟不及倪匡

鼎鼎有名的今圣叹先生

沈西城

和三苏。咖啡方喝一半，程靖宇忽然说：“你稍坐一会，我有点小事儿去办。肚子饿，随便叫东西吃。”言讫，霍地离座，登登登踏上楼梯，推门而出。真有点肚子饿，就点牛肉三文治。才吃一块，老哥哥匆匆回来，满脸春风，甫坐下，举手向天，伸个懒腰，连声道：“舒服舒服！”啥事办得如此舒服？平日冷峻的程靖宇也有调皮的幽默，嘴一撇：“你猜猜！”猜不到哟！老哥哥！程靖宇蛊惑一笑：“我刚去做了男人们喜欢做的事！”天哪！我几乎忍俊不禁，笑起来，失礼，唐突！忙用手掩着嘴。又写了一会，要上洗手间。这时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伙计走过来搭讪：“外江佬常在这里写稿，听说是名作家啊！”我回道：“是呀，他叫今圣叹！”“什么今圣叹，他叫高佬程！”伙计狠狼白了我一眼。

程靖宇除了中環，“办公室”尚有多处，俱集中于湾仔区，有海记茶餐厅、龙门酒楼和英京四楼，而最常去的便是英京四楼，雅致富气派，直有北大红楼风貌。老哥哥喜欢日本文化，见面就说及我在《明报》国际版连载翻译的司马辽太郎《漫步街道》，风土人情，花鸟虫鱼，最配他胃口。我们偶也谈到谷崎润一郎，他笑道：“此君小说，变态甚矣，悖于常情，却是十分好看。”打明治、大正，聊到昭和，我俩有共通的语言。他迷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，祖师爷菱川师宣到一代大家喜多川歌麿，无一不清楚。他说江户时代的女人画，均以丰满腴为美，灵感、技法源自唐朝。还说我们明代女画，也不逊日本。因钟爱东洋，讨了一个年轻日本女子为妻。其哲嗣鼎一君告我：“有一年，爸爸去日本讲学，结识了一家吃茶店女侍，施展程门抱丑手段，我母亲抵不住甜言蜜语，上了当，生下我和妹妹。”老哥哥爱闹好玩，家有贤妻，仍旧贪杯浪游，每夜耽于湾畔夜总会，珠城、翠谷，不至拂晓不回家。彼有一项绝技，酒醉仍能伏案稿数则方寝，此为倪匡，三苏所不及。某日相见于翠谷，其时台湾歌星风行，老哥哥万分欣赏其中一位金晶小姐的歌声，每夜往捧场，稿费所得，几尽掷于灯红酒绿间。日夕风流，烟酒过多，耗身伤神，回归之日，遽然西归，享年八十。

老哥哥一生为文，结集殊稀，现仅得《新文学家回想录》一册存世，记载周作人、胡适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老舍、徐志摩、冰心、恩师陈衡哲等学者、文人、诗人逸事，典雅流丽，清淡隽永，满溢趣意。崔珏网友诗云：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。鸟啼花落人何在，竹死桐枯凤不来。”二十三年矣，老哥哥呀，汝不会再来！余哀之悼之。

话，都出自《淮南子》，都出自八公山，如“女娲补天”，如“后羿射日”，如“嫦娥奔月”，如“塞翁失马”。沿着一道小山道，我穿越石林，登上山顶，山顶上视野开阔，刘安就是在这里登仙的。“昔淮南王与八公登山埋金于此，白日升天。余药在器，鸡犬舐之，皆仙。”刘安成仙，又使得八公山生产了一个成语：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我想这不是贬义词，后人将此成语矮化，那是后来的事，我愿意认为这成语是：一人得豆腐，鸡犬得美食，一人得士人，众生得文化。刘安研得一豆腐，鸡犬都受益了；刘安得三千士，中国历史从此多了一道《淮南子》文化。

刘安的能耐是，礼贤下士，把天下英才之士，团结在八公山上，让他们各展才华，各显本领。刘安炼豆腐，便是炼文化，刘安著《淮南子》，便是著文化。冬去来，八公山草木已褪去二月华，草木皆枯，天地间呈现出一片灰褐色，而时不时的直然耸立的，是一棵棵绿色乔木，色泽古雅，人称是梧桐。梧桐花开，凤凰自来。刘安心胸敞开，名士自来。这是八公山盛名之所来。梧桐是制作乐器之天然好木，八公山上弦歌不绝，是梧桐奏雅唱的一曲文化乐歌吧。

吾友梅雨墨说：“八公山远离了刀光剑影，成为了皖北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”八公山成为明珠之山，不再源自刀光剑影，而更缘起人文教育。八公山确实不高，而其名传世界，不是有仙则名，而是有文则名。不做文化的地方，再高的山水水光，也难比光大；而做文化的地方，便是一座小山坡，也可以傲然群峰之上。文化之魅力，可以从八公山而证之。

